



以下所用纪事月份,皆从农历。

七月月

太公是我的远房亲戚,他是我父亲的外公的堂兄弟。我们邻墙而居。太公1900年生,读过私塾,端肃持重,不苟言笑。常在院子里握卷读书,花叶落满一身,光斑洒满一身,鸟鸣溅湿一身,他兀自不觉。

一个七月,天凉得紧,桂花早早开了。太公在桂树下写小楷,花一朵一朵地落在纸上,墨上,犹如洒金。我在周家大屋哭得厉害。医生来了又走了,老太叫来了神婆,神婆也是转身就走。母亲不要活了。

太公犹疑了一番,还是出了院子,走进我家。众人自动闪开,都满脸忧戚地看着太公,安静下来。

太公一句句问,母亲一句句答。太公听完摇头,说:怪力乱神,妇人之见!他在我肚子上上来回地揉捏,站起身,说,拿糞桶来,拿皂头来。糞子不能多吃,吃多了把硬硬成屎蛋。

糞子,我是两天前吃的,已经三天没有排便了。

糞子是野果,学名桃金娘。春来叶子密密匝匝的,夏初开玫瑰红色的花朵,在绿意森然的故乡山陵中,很是艳丽。花落结果,果形特像微型的炮弹。像大多数果实一样,起初青绿,接着青红,再青黄,然后紫红、紫黑。紫黑色的糞子撕掉外皮,里面果肉紫红,甜中微酸,回味无穷。

一日,我趴在墙头,看太公吟诵文章。他发现了,招呼我过去。他拿出一本画着花草的书,指着其中一个金盏状的果实说:“这就是糞子。你要读书。”我很胆怯,不敢说画得不像。他却不再理我,翻起书来,满头白发根根银亮。

“六月六,糞子慢慢熟;七月七,糞子熟到甩。”1993年八月,太公去世。我不在小村,未能送他,母亲因此很是遗憾。此后年年,糞子依然七月熟到甩,太公却看不到了,尝不到了。记得太公在世时,年年都会托我摘来糞子给他。他一边眯着眼吃,一边说:“河源,糞子能治拉稀呢!”见我诧异,他说:“世上的事,不能简单地说好说坏啊!”

每到秋七月,我总会念起这句“熟到甩”,酸甜的浆液甩出来,溅到梦里,溅到唇上,还有多少童年的伙伴,会味蕾上一甜,心里头一酸?

八月月

朋友说要给我带八月炸,初时迷惑,继而便想起来了,不就是“狗腰子”么?不就是“野香蕉”么?

2019年国庆期间,我去池州,在街上看到一个个弯如香蕉,紫红如紫薯的物事,便拍了下来,发给池州的朋友老余,问是何物。

老余良久方回,却问非所问:“你在池州?在哪?怎么不先跟我说?”我只好老实回答。他说:“定位发给我,别动,就在那待着。”我只好待在卖山货的老头旁边,与他闲谈。

“这是狗腰子。”
“哈,真像!”

闲庭信步

凤凰树

□ 林远兮

乍一看,窗外的这棵凤凰树并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它与小区花园里的其他树木并无二致,棕色的、龟裂的树皮,好似老者的皮肤;绿色的、羽毛状的长叶,也不过显得轻柔罢了。

平日里,它的枝叶不时随风摇曳,遇上大风,便与旁边大小树木一起“哗哗”地大合唱;遇上雨天,晶莹的水珠在其华盖间跳跃滚落,枝叶也因不堪重负而耷拉下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它总是安静地立在那里,一点都不张扬,默默地守候着四季更迭。

春夏之交,温润宜人。这棵凤凰树有着细长的叶片,青青的枝条上,慢慢地鼓起了一个个翠中带黄的小花苞,像娇羞的少女低着头。小花苞一天天地长大,似乎一夜之间就“嘟嘟”地爆裂开来,一朵朵火焰般的花儿,附挂在枝条上。花蕊粉中带紫,花瓣红彤彤地尽情绽放,如虹似霞漫树盛开。“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我不禁惊叹和赞赏于它的蜕变,赶紧拿起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它蓬勃生长的画面。

凤凰花的红艳,似鲜红的血;凤凰花的饱满,如莲蓬出水;凤凰花的密匝,像繁星点点。透过窗口,那奔放、张扬,犹如凤凰展翅般的花影,在我眼前摇曳,那飘进来的淡淡花香,让人陶醉。这一刻,一树繁花的凤凰树,俨然成了小区花园的主角。夏秋之际,凤凰树进入结果期。此时,它的色泽依旧深红,却平添了几分凝重和厚实。凤凰树暗合凤凰鸟,便有了美好、高洁乃至神圣的寓意。凤凰花开,火红艳丽;凤凰花落,仍满地斑斓。秋色浓重时,凤凰花结束自己热烈而不平凡的一生,融入泥土,为周围的大小树木和新生生命奉献所有……

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既体现了生命的周期性,也体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人生如同花朵一样,有盛开的时候,也有凋零的时候。但即使再平凡的人生,也可以像凤凰树一般,在成长的过程中,把生命中的美,勇敢热烈地绽放出来。努力绽放,努力成长,就会迎来美好未来。

百家笔会

人间野果

□ 董改正



“又叫野香蕉。”
“哈,可不就是!”
“又叫八月炸。”
“为啥?”
“你买几个,又不贵,我炸给你看。”

我买了十个,准备带回去显摆。十个才十二块钱。

他拿出笨拙的弯刀,竖着划一刀,“啪”的一声。

“听到了?”

“哈,听到了。这就是炸?”

“不是炸是什么?”

“可不就是炸!”

我们都笑了。但见果肉雪白,体型曼妙,酷似香蕉。

“吃一口?”

“直接吃?”

他点头。我咬下去,立马止住。再看咬破处,乌泱泱的全是黑籽,我嘴里也是一嘴的籽,吃不到果肉。就是吃籽吗?籽能吃?我问。能,他答。又说还能晒干炒着吃,还能泡茶喝,还能榨油,还能降血糖、降血脂。他又认真地看了看我,认真地说,还能美容养颜。这老头!

我等了四个小时,等到太阳落山了。老头一个都没卖掉,气呼呼地走了。我气呼呼地给老余发信息,他不停地说到,就到了,稍等。”

天擦黑时,老余到了,带着两车人。都下来了,都笑哈哈地过来招呼,然后一股脑上车,直奔饭店而去。

车上,老余埋怨我咋不跟他说,我气鼓鼓地说他就误了我一个下午,人生能有几个清闲的下午?他贼忒嘻嘻地岔开话题,问我八月炸味道如何?我说就是一点甜味,籽多事多浪费时间烦人。他又打哈哈说,你天生一副

好肠胃,有的人吃八月炸,直接炸晕了,醉醺醺的。

喝酒时,老余的一个朋友找我炸糞子。我以饮少辄醉推辞。他端着酒杯转身对着老余,你这个死老余,把我们带到铜陵,说是要见好朋友,结果还没逛就赶回来了,一天八个小时就耗在来回车上。你朋友不能炸,你陪我炸一个!

我就是老余铜陵的朋友。我端起酒杯,一口喝光了杯中酒,然后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

晚上醒来,听见老余在邻床咳嗽,听见雨在浙浙沥沥地下。我起来喝水,他醒了,起身开灯,问我怎么样。我说,给你炸得醉醺醺的了。他听懂了,贼忒嘻嘻地嘿嘿笑。

他说:“七月杨桃八月炸,九月毛栗笑哈哈。九月你还来!”我关了灯,雨声就更大。我们说着说着,他忽然就打起了呼噜。

夜太静了,声音和气味都澄明起来。八月炸的甜香就一直飘到了我的梦里,一直漫散到今天。

九月笑

八月石榴开口笑,九月毛栗笑哈哈。

一到九月,山里的野果几乎都熟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山里红,其次才是毛栗子。它们都得到仲秋之后采摘。每日放学回来,就盼着母亲挑着一担暮色停驻在屋厦,当她从扁担下钻出来,便笑盈盈地看着我,从柴火里翻出一布袋野果,其中必有山里红,而毛栗则掖在另一处。

毛栗的名字取得不好,应该叫“刺栗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有点“毛”的

四季回音

白露为霜

□ 管淑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了霜降,也就进入了晚秋,寒冬即在眼前。清早,站在窗边,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层上草尖儿的白霜,雪白雪白的,煞是好看。秋入尾声,这霜花,分明是个圣洁的天使,纯洁而优雅。

踏入房屋,一股凉意迎面扑来,冷飕飕的。房顶上,树枝上,草丛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像是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衣。一夜之间,换了天气,温度骤降,露水凝结成霜,也意味着万物凋零与封藏。

漫步在乡间小路上,脚下是落叶铺成的地毯,金黄一片,脚踩在上面沙沙作响。作为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无疑是这秋天的压轴。露水化为霜,是多么诗意的画面。

路边,清淡的小野菊,浅淡开着。冷冷的空气中,从口中呼出的白气,宛如一缕轻烟,袅袅纷飞。草木多已凋零,世界又走向了深沉与寂静。

记得儿时居住乡下,到了霜降,小院儿里的柿子树,不声不响地就多了红彤彤的柿子。它们,星星点点,挂在枝头,像一盏盏挂着的红灯笼。早上,叫醒我的,是鸟雀的声音。鸟儿和我们一起追赶着时间,只为了能吃到柿子。

意思,小风吹两天,嫩绿的“毛”就淡绿了,给阳光照得透明,莹莹的。不几日就深绿了,根根绿得皱眉瞪眼的,扎手了。它开不开花?我不知道。等到秋真的凉了,草叶上拉丝一般缀着露水了,我知道它们熟了。打柴的母亲,每天都会带一些回来,多或少取决于她的所遇。

母亲是连枝一起砍的,我还得将它们从枝上摘下,用剪刀剥开——这是较文明的做法。我通常是在石头上将毛栗蒲敲打下来,然后用鞋底轻轻踩上,碾压揉搓,将栗刺搓得歪歪卸卸,让栗蒲破防,这才于乱刺中取栗——橘瓣一般排列整齐的栗子,早已歪歪倒倒溃不成军。这时候的栗子大多是嫩的,壳一剥丢入嘴里,“咕吱”“咕吱”乱嚼一番,脆,香,些许甜味,异于日常。

这时候,多半小姨就来了,她来打栗子。她常常天亮之前吃完饭,带好干粮,带上打着掌子的手套,磨得发亮的剪刀,挑上一对箩筐。水不用带,直接喝山泉。小姨晃荡箩筐的样子很美。我喜欢小姨,小姨也疼我,她教我剥栗子晒两天,晚上过点星露,白天吹点小风。我听了她的。居然晒软了,咬下去,韧,甜,绵软。那是母亲用水焯不出来,用火炒不出来的味道。小姨见我吃得愣怔,笑弯了腰,说,你这个傻愣子!

毛栗开口笑,要到九月中旬了。这时候的栗子已经通身黄色,刺已坚硬如铁,顶端多开了两道交叉成十字形的口子,真像笑的模样。是物理原因,还是化学原因,抑或是万物皆有欢喜,原本不需要我们修葺,它们就那么开心地笑了?我不知道。又何必知道呢?要知道,这时候的栗子树下,铺满金色树叶的地上,洒落着一粒粒紫红色的栗子,每一粒都滚圆饱满,都甜中带粉,炒出来,啪的一声,就像一声脆笑,香喷得鼻子接不住!

有一年的某个秋日傍晚,母亲迟迟未回,便到山脚下迎她。我躺在夕阳晒暖的大石上,曲肱而枕,不由沉沉睡去,睁眼便看到母亲俯身下来的笑脸。很多年后,小姨从她出嫁的村庄出发,穿山越岭,一路采栗子,夕阳满山时,到了我的村庄。我在路口劈面遇见,疑真疑幻,呆立原地。它呆呆地装着毛栗的担子,一把搂住我,揉着我乱糟糟的头发,嚷道,还是个傻子!

还有一年的深秋,我一个人去了小孤山,夕阳西坠,满山树影。我在一棵高大的栗树下遇见了一只松鼠。那是一只金色的松鼠,那是一片金色的草地,上面洒满了紫红色的栗子,还在继续落着。它呆呆地看着我,手上捧着一颗栗子,眼中含着笑意。我呆呆地看着它,手上捧着一颗栗子,眼中定然也如此。我们都失神了,都不是自己了,都成为造物者最初的孩子了。它先于我回过神来,哧溜上了树,又停下来看我,又上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我,像是在笑。那一刻我恍惚就要化身松鼠,与它一起跃上树梢。是母亲的喊声唤回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它的微笑,记得那个恍惚的时刻。如果我变成松鼠,现在是不是过得更好一些?

秋天的风吹着哨子,从秦岭山上下来了。

忙碌的风,正在日夜搬运农时,阵阵如鼓。

走进三岔河谷,满山遍野的果实,把馨香随手递过来,成熟而饱满。

农人们脸上的幸福、快乐和满足,红枫一样摇曳。

方言里生活,纯粹、质感、温暖。

我也曾在乡村,耕耘过岁月,多少年前的记忆,仿佛一夜变样。

那些崭新的楼房,高速铁路、光伏和讯号塔,拓展了多少代农人的胸襟和视线。

蛛网一样密集的水泥路,通达、宽敞,每一条都能抵达梦想。

还有那些连片桑园、苕麻、药材基地。

还有专业合作社、文化大院、敬老院。

烤酒作坊和山上养蜂人,正在给生活加蜜,把日子灌醉。

此刻,我笨拙的笔却无力逐一呈现,这色彩斑斓的江山。

唯有静静地行走,轻轻压过剧跳的心房。

由那些乡村巨变的果实,石头一样,敲打在我身上。

一下,又一下……

玉米地

秋天,玉米地弥漫着淡淡的乳香。

那些长出牙齿的玉米,开始从母亲怀里挺直身子。我们兄弟一样,老大永远站在低处,肩上依次扛着老二、老三,甚至老四。

这些承传,很早就写在了家训上。

那些怀崽的玉米,都在努力向上托举。负重的双脚,深深陷入泥土里。

甚至把土地撑开,露出坚硬的筋脉。

风雨过来的时候,玉米们相互搀扶,让自己站稳。

我见过许多母亲雕塑,它们面无表情,身体冰凉。

唯有玉米,让我温暖。

我对玉米的依赖和爱,终于它与母亲同样的气味,和我年少时那些饥饿。

秋日午后,一个人经过玉米地,那些玉米结实、饱满、健康,脸上涂满油彩。

像我久别的家人、同学和乡亲。

后来,母亲住进了玉米地里,变成了一棵玉米。

让人无法辨认。

天涯诗海

向秋天深处走去

(外一首)

胡全旺

黄土高原上的秋
又深了一层
白霜、晨雾、阴雨

孕育熟了的
都呈现出急切归仓
玉米棒、黑豆、高粱
苹果、梨、山楂

忙碌的农人
顾不了日头的缩短
硬是起早贪黑的把日子拉长

漫山遍野的多彩
除了枫叶等众多的层染
男女老少起脍的身姿
成了最靓丽的星光

双亲的城堡

十月,双亲的城堡
装得很满,沉甸甸的
如同土地的厚重一样

在这深秋的季节
他们的心分成了几瓣
庄稼,牛羊,来年的春天

前几天,从毛乌素里沙漠
飘过来的几团黑云
把家乡的天空严严实实地罩住
气氛,在一瞬间变得异常严峻
双亲的眉头皱了又展,展了又皱

他们的心事,我懂
地里十几亩的玉米没有完全收割
一场雨夹雪,来得不是时候
但似乎又是时候,那冬麦
以及来年春天的墒情肯定很好

霜降抒怀

□ 左新国

霜降,请把酒斟满
这是秋天最后的节气
以一杯温酒敬岁月
以盛开的菊花敬故乡
以火红的枫叶敬友人

就在今夜,把酒斟满
趁着秋色还在
趁着月光未老
趁着桂花正香
今夜,把酒斟满
以丰收的果实敬旷野大地
以五彩的画卷敬山川河流
以优美的诗句敬清朗明月

霜降,秋天的最后一次回眸
抓住秋尾巴
为最后的秋日刻一枚印章
见证春的播种夏的孕育秋收获

为最后的秋色制作一本相册
珍藏风的清爽雨的柔情月的皎洁

今日,霜降
趁着些许的微寒
趁着红泥小火炉正旺
趁着散发袅袅的暖意
今夜,把酒斟满
邂逅四面八方的朋友
迎接下一个不速之客
——冬的光临